

記 傳 雜著 書後

跋 疏劄

樂全集

七
八



樂全堂集卷之七目錄

記

坎止亭記

澗庵記

雙樹亭記

宗親府重修記

退思齋記

近民軒記

永保亭重修記

近水堂記

居昌金耿成祠堂記

橫城客館重建記

隱屏書院重修記

金剛內外山記

卷之八

傳

李翁君善傳

李琢傳

雜著

蒼然亭說

天說

懦軒說

雙仵卷

題仇十洲白描羅漢圖

書後

書 宣廟宸翰後

書 朴錦洲所藏帖後

書 御批後

書 庚子實錄洗草帖後

書 措空畫像軸

書 李子時壯元栢行後

書 潛窩游山錄後

書 李子時百韻排律後

題董太史書後

書金伯厚朝京日錄後

潛谷小像贊

書高霽峯手草文帖後

書李子陵西行唱酬後

書戒淨軸後

跋

芝峯集跋

畸庵病稿跋

琴巖稿跋

疏劄

進先臣文集疏

應旨陳言疏

請還島田筭三劄

請辨兩臣心跡劄

都總管辭免劄二

三田渡碑篆額辭免劄

卷之五

二

鍾銘書寫式例劄 赴瀋時辭醫官隨行劄

進皇極經世書東史補編劄

...

...

...

...

...

...

...

...

...

樂全堂集卷之七

記

坎止亭記

坎止亭者在歌絃山銅峯之麓山載輿

地志中記其

形勝為三輔景云其山之肢迤邐於西北鬱為佳城者吾家之先丘也蜿蜒於東南峙為陵谷者釜谷之松杉也隆然而起於中央者為銅峯之麓而地實跨有一洞歷覽無際村落盤其腹阡畝劃其附江海前經原隰芴達天磨華岳散殊隱現者星羅而棋布焉余即山之麓夷阜崇墉井井有址遂架小榭而無覺

楠之修矣以甲寅之夏奉親闈安宅之日請名之命以是名焉小子以樽酒盞在觴于坎止之亭揚觶而言曰夫維心亨行有尚者處坎之道而時用之義大矣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止各止其所止也至若遇禍灾曷可道哉天幸得脫於文罔而又得此居室之有成則父子煦煦然相悅輒喻以流行坎止之義安於所遇而不惱樂夫天命而不違易曰習坎以常德又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非名吾亭之義乎小子於是而意寓蓋極深矣剗中而陷柔久而遂通者離明之象也研幾而契神開物而盡性

者見道義之門也閱四時成功之序之以寓我之感
者多矣風月會其神芳菲助其和松篁以其操江潮
志其信禽鳥之音為我韻勝也山澤之氣為我騁怪
也昼斯亭而會其神則研幾而契神者何限而開物
盡性之道具矣信乎維心之亨行必有尚也夫遂為
之記揭之在壁云爾

浚庵記

退休堂之下雙池之上崖崩壤朽邪不可畦泥不可
砌實散地也登於堂臨於池者莫不病焉余乃沼一
溝殺其上流直注池中勢若建瓴汰者流汰者決則

於是拾石隄之夷崇封圮即池上旋馬之地復築三
階以別尊卑崩者端朽者淨而一洞之勝爭效其尤
遂架株筍茅其大盈丈受命於大人名之曰浚庵客
詢何義浚之義散也崩者地力之散也朽者土性之
散也水流而不得其道或汰或淤旁於池與堂而觀
者病之益著其散地也余當其地之散而思所以聚
之則沼溝築隄旣砌旣屋攬池亭之清麗萃江山之
茂美使觀者噲然改觀斯非濟浚之道耶客曰易之
所謂浚有丘匪夷所思者乎余謝曰是惡乎敢是惡
乎敢退詮其語為浚庵記係之以銘曰

浚而風水聚而山丘浚乎其萃匪夷斯周我求於是
以邀以遊

雙樹亭記

恭惟 主上即位之二年賊臣适明璉等殺使稱兵
反連陷州郡官軍左次初旬于黃鳳再挫于猪灘開
城失守臨湍師潰於是都下大駭 上乃定南狩計
二月壬辰奉 廟社主出駐振威縣而賊入京師擁
興安璉為亂元帥張晚督諸將迫城大戰克賊賊猶
挾璉逸捷書雖奏而俘馘未達車駕以丁卯入公州
湖南勤 王之師畢集咸奮憤鼓勇軍容盛張翌日

上帶劔乘馬幸山城御雙樹亭進領議政臣李元翼
右議政臣申欽兵曹判書臣金瑩于前辨方數雉考
宗庠秩夷難又召巡察使臣李命俊諮以守城之策
俄而适明璉頭傳詣行在都體察使元翼兵曹判書
瑩露布聞獻馘禮成上以戎服親告宗廟誕告八
方肆宥封內仍召巡察使李命俊牧使宋興周躬勞
備至并錫秩闕湖中文武士取若干人凡所以獎礪
者靡不舉而用是月壬寅班師焉巡察使與牧使治
石于雙樹亭下徵翊聖紀之曰乘輿播越下邑是仗
玉趾儼然臨于荒丘命俊等竊乘時會獲沾恩澤榮

輝今古侈詡邦域者盍苗不朽嘻噫在昔載績揚功
自賢當時論著夸大豎樹豐隆者何限獨可稱述屋
屋數代周宣征戎而銘鼓唐宗攘狄而勒石夫獫狁
之猾夏頡利之淪盟猶為細故此關得失而無關棟
存亡之數也惟适明璉俱以戎首驅防虜之師肆射
天之凶亂逆之變羅麗以還所希覲而國史所絕書
者則與周唐之事不可槩而王靈敷鬯將士勦力收
功於旬月之間膏磔旣極神人稱慶掃清匡復之勲
又非周唐所可槩也二公之苗不朽者惡可已哉公
山即湖甸一都會也車嶺綰轂其東北而錦水為帶

雙樹之亭尤據形勝域中變作則為保障而實用武
之國也唐摠管薛仁貴討平百濟耀武于為土云萬
曆壬寅年間宗伯西坳柳公根出為都巡察使始築
此城規設頗備癸亥巡察使申鑑重新其制蓄積繕
修是役也今牧使宋公以屬吏尸之不擇寒暑燥濕
僦工寔造未踰歲而為駐蹕之所至勞臨觀致無競
之烈為孚吉之地宋公亦受委殫忠卒膺上賞茲非
天地定數而適自然之符者歟城之東南舊有井而
水淺駕至之後井水自溢城下江灘亦無雨而漲人
謂之祥尤可異焉

宗親府重修記

宗親府舊在景福之東燬于壬辰之亂三十年之久不克重創諸宗人病之惟我聖上撥亂而反之正彝倫復叙修睦蓋敦特起義昌君琬龜川君晬于啓辟之中復其爵祿兼綰府事於是鳩材集工謀營府廡于故址而不以其費煩將作度支設施悉用方便不閱月功告訖以丙寅六月癸未義昌龜川坐堂皇課其椽屬翊聖亦以公事進二君捐翊聖屬以重修記翊聖實有感於興廢周覽之餘得其宅勢位置之高軒如也廓如也結構之壯翼如也窿如也臨觀

之勝森如也灑如也燕寢庭戶突如也耽如也城市
闐闐赫赫如也泱泱如也鎮望苑藪巖巖如也林林
如也祖宗定鼎劃地分署誠可謂不紊矣府廡之燬
三十年之久視府事者厯幾人而至二君始議興廢
詎非有待而然也耶惟屏惟翰所以深根固本者至
矣我國家叙昭穆之親自大君君以至正守令監章
服等威異于朝紳位著自別至貴倨也本府體統優
於三事置僚屬曰典籤曰典簿俱倣古制朝廷之禮
遇蓋極尊矣據尊怙寵不思履謙之道徃徃干紀犯
分絕書於屬籍者多矣此諸宗人所疾惡而亦可監

也若二君者抗節昏朝播微盛際受肺腑之託任宗
盟之重勗率諸宗人昭展雍穆申之以禮義維國家
盤石之安庶亡負詩書所稱則豈直以規規興廢之
績垂名後世也哉翊聖謹以是誌于二君揭諸堂奧
云爾

退思齋記

潛窩公解司馬養病於巴陵病瘳日甚翊聖匹馬侯
之村簡僻小蓬蘽滿徑羨舍數椽面陽而戶者即所
謂潛窩公處其中素可結席陋甚矣其下樊茅茨編
草為門殆不殺風雨則公之夫人與諸子若婦屋之

自潛窩不十步而東有小茅茨二間蓋公歸而新搆將為燕息之所云翊聖入而拜公公羸悴不良起居稍倦於談談及國事亶亶恍慨有起色迺指新搆而謂翊聖曰吾雖告退不能忘吾君用夫子退思補過之言扁吾齋而自警焉爾為我記之翊聖拜受教退而登其齋齋以窩尤隘且陋壁牖苟完無高明爽豁之觀滿牢騷間寐之想公朝暮於斯憂民瘼而思補君者益切矣夫子之言事君非一而記於曾氏之書為詳結之曰上下能相親也臣雖忠君不納則不能相親矣此言臣道而并言君道也太史遷以是贊

齊相晏嬰公又以是名其齋喻寓深矣公生平官歷
亡論外內劇易思盡其職理難陂夷思竭其蘊世之
知與不知以骨鯁目之及九條之疏入而人咸慄慄
俄而 上批嘉尚立出二宮人尋陟公寘諫地為世
美譚在易為恭在書為弗咈胡止上下能相親已也
公既告退病瘠日甚妻子之凍餒居室之隘陋不足
以嬰公之懷而憂國忠君之一念拳拳不已揭退思
之彌以厲其操邇聖於是觀君臣矣臣進忠言而君
不納則臣享其美臣犯君顏而君斥之則臣胥引去
世之不治恒坐於此而公能言而聽納如響公犯顏

而如不及君臣一德交修並享其亦盛矣然公不自
滿不弛其諤諤之度噫公於夫子之言深有所見也
將順其美美有可順退思補過過則可補繇是而以
至於無可補而有可順則君德為至而臣之責盡矣
此伊周之所能為者彼齊國之嬰惡之以當之史遷
為失言而又失於人矣公身雖退公言日進君德
純而治道立則公方怡然於齋中以壘上之樂不為
於圭組而翊聖從大夫後與有榮焉噫公之自任其
亦大矣

近民軒記

專於煦咻則誦其良果於剝割則稱其能二者雖有
優劣大較治體也今之為吏者斤斤奉 朝廷約束
誦皆精白自勵而拙者似良猾者似能 改玉十年
民生未蘇國勢不張職此之故也湖南之賦十倍他
省而民噉吏狡古稱難治礪之為郡綰轂其口受餽
四方鮮不敗事去否亦雇伺上司指結土豪心苟焉
而已趙侯大亨氏為礪纔朞而政成有煦咻之風而
厥有赫赫聲矣趙侯誠良吏而豈又能吏也耶旣良
且能漢之武宣之際蓋已難之矣侯即郡治疏汚而
治臨治而亭扁以近民走書於數百里外謁余題其

額而紀其實余遂釋其然疑而樂道之曰若侯可謂
識治體而善其用者耶夫良之不能為能不惟器之
淺深才之利鈍其勢弗相入也凡人之情寬則慢而
忘急則伏而怨孺孩莫不覩其慈母而忘其德啼號
笑罵慢也僕妾莫不嚴其長上而勞形僊身伏也嚴
之可使伏而不能使無怨無怨民斯近矣此先民之
識治體者之所先務也不敢知侯之近民者用何道
耶煦咻之與赫赫勢不相入而侯能並用而不恃為
德於民殆其庶乎耻且格矣奚亶近民而已然余知
侯之志方期以耻格之訓而姑先試近民之政老則

優之幼則撫之孝悌者近乎侯矣悞者激之頑者策
之鄙薄者近乎侯矣勞而逸之倦而休之病者近乎
侯矣貧焉賑之富焉分之羸者近乎侯矣是數者率
而近於侯則龍蛇化為赤子呻吟變為謳謠侯日無
事烏紗道服嘯咏於荷沼竹塢之間民不知其為太
守而且神明之矣侯之近民其在於嚮所謂二者之
外耶侯名昌遠大亨其字漢陽人曾宰稷有異政超
授正職屈而借礪可見朝廷視湖重也

永保亭重修記

湖西之近海郡縣謂之內浦內浦一帶山勢澶漫委

為裔落而獨烏桺山奇拔馳驟勢若渴龍赴海於其
所止昂然舉頭千尋蒼壁突入水中自成城塹周遭
數里目其天險縈以粉堞荆為簾譙者水軍節度使
之營也安眠圓山孤巒諸島扞殺如屏障以衆結已
寺浦洪陽新邑諸山環拱如簪笏海潮從島嶼間奔
涌而入與上流通匯為萬頃之湖据城之高壓湖之
廣冠以飛閣者永保亭也湖心雙島對峙如畫泛浮
於烟波杳靄之中若丸若彈龍馬有時而出噴雪騰
空若賸若幻登斯亭者飄飄然有凌雲之想殆非埃
壘之境也以是亭之名聞於國中征倭之役天朝舟

師來泊亭前其將領多江南人皆以為形勝勝於岳陽然則亦可謂天下之勝也余於庚辰秋乞恩休沐留憇斯亭日夕徘徊心甚樂之亦不能無慨然者矣不變者天險也易毀者人功也海山之奇觀如新甍楠之丹雘已故兩簷霧棟又將傾而圯也興廢而重新之者必有其人也其明年夏湖西水洶馳使者修辭謁余以永保亭重修記余進其使者問之曰亭之建久矣弘治甲子咸川君李公良來蒞此鎮輟廢館而亭之始揭扁焉蓮軒李公宜茂為之記七十年而為萬曆甲戌李公昕曰其舊而修之于今六十有

八年矣柱椽之朽者易之欄檻之壞者改之瓦縫甃
鋪門扉度閣固不整飾擬題板刻燦然增彩余問其
費曰皆出於節帥之損俸未嘗煩一卒力也余乃莞
爾曰余固知興廢而重新之者有其人也余曾入湖
西界稔聞水洶之為治自律甚在不畏強禦體統之
所當持者持之如法軍政之所當申者申之如今入
其營棲船截海懍若對壘編裨交藝技窮穿楊凡隸
於鎮者莫不趨令樂為之用余已識其為治能知後
先輕重亭之不治非不能也夫為將之道體統立軍
令肅器利而士勇然後事多暇暇則亭榭可治也賓

旅可館也此周書之所以謹著也其為治也豈不井
井有條哉之徵其政之成也治之如是則天險可保
也人和可保也亭觀之樂亦可保也後之為治者如
帥之治則可以永保其樂於無窮矣節帥名震蓋驩
興人丙子之亂以宣傳官奉符徵勤王兵於湖西冒
萬死超長圍入南漢城中復賫檄出城遍諭元帥諸
軍復命不踰時時余摠禁旅侍 上左右見 上獎
其忠勇進秩 賜緋未數年自郡守躡躡節鎮不世
之遇也知帥事之終始者宜莫如余而余嘗登斯亭
以興廢重新之責有所期望焉則叙列顛末不敢以

不文辭是為記

近水堂記

陽川許相甫卜築於楊根郡之二水頭紺誅茅為堂
問名于淮叟叟以近水名之相甫曰廷爽之堂雖隘
且陋負龍門抱斗峽牛川雲吉環擁左右四時成序
雲物變態凡可取以為彌侈吾堂者不為少矣必以
近水揭之者何義歟叟莞爾曰龍門斗峽距相甫之
堂幾許曰十許里也雲吉牛川又幾許曰亦如之江
水距相甫之堂幾許曰不十步而近曰然則捨遠而
取近不亦宜乎且也四時不得已而推移者也雲物

乘噓氣而卷舒者也不不得已而推移故天地不能挽
其機乘噓氣而舒卷故天地不能定其形天地之所
不能挽不能定者相甫惡得取以名其堂乎夫斯水
也發源於五臺開骨千里分流襟合於龍門之下相
甫之堂幸据其上無論其形勢其裕相甫之日用影
矣汲於斯以沾百口釣於斯以供漣滌沐於斯濯於
斯游於斯濟於斯然此外也非內也春波激灑足以
養其和夏潦盛長足以洩其鬱高秋得月足以澄其
神窮冬界冰足以取其潔順序感會四時之情可見
而諸山雲物吞吐於二水之間為鏡中之相相中之

色若是近水之躡果不足以揭相甫之堂也耶相甫
方處此堂澡身浴德自有觀水之術祗叙近水之義
以為記

居昌金大司成祠堂記

居昌人翔專祠祀故大司成金先生而徵文於平山
申翊聖翊聖曰生而為德於鄉邦則其士祭之死而
寄惠於治封則其民祭之忠臣節士放廢寓居士人
懷其誼則祭之非此族不祠居昌非先生之鄉也又
非治封與寓居惡乎其祠之也曰敬邑即先生致命
之所也忠魂英爽陟降無方宜何所不至安知菟而

不伸者不在於斯也邑人之過廢院荒墟者咨嗟興
慨久而不替所謂不施哀而哀不施敬而敬其遺風
餘烈感發人之心有如是者遠謀所以揭虔妥靈俾
后人矜式而尸祝之豈曰非其族也翊聖蹶然而作
服其思之永而訓之篤也先王之法祀神有秩然有
義起而合於禮則君子許之屈平懷沙楚人食之伍
負抉眼胥山有廟皆以竭忠盡節不遇於主而死之
人心哀之哀之極則敬生敬之至則尊而奉之俾宇
面享况先生抱柱被射奔迸失首既不能叫閭闔而
洩孤憤又不能竄跡埃時以報主恩則廢院一席地

與湘流胥濤均之為志士隕淚之處宜乎居昌人有
是舉也夫以義起者思之永也合於禮者訓之篤也
由恩而出私也恩盡則止由義而出公也義無時而
盡百年之後興起於斯文豈非至公也哉先生而有
知必樂於斯立而寧於斯字也噫士生於世竭忠盡
節不幸不遇則已矣夫孰與己卯諸賢幸遭昌期際
遇之隆誠千載一時而潛機颯發於半夜之間竊柄
修卻草薶善類如北門之事者乎是以諸君子深知
禍機之發不發於上而發於群兇故雖在拘囚收捕
之中不虞其躬而虞其社稷見於先生衣帶中疏其

忠愛之誠孰義之實可質神明矣於乎戚矣禍作二十七年而仁廟始推曰心之孝復官給籍又二十三年而宣考當子大行褒誅之典又七十六年而建專祠而祀之首尾一百二十有四年而翊聖論撰先生事仍以諡之曰先生嘗以學誨人矣士之叅先生祠彷彿瞻依其心怵惕以為儼然於師席而臨之如聆警咳如承提獎脩于身齊于家立于朝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道明勗勗相以紹先生不竟之業則先生為不亡矣而居昌人真能興起於先生之風矣先生諱澁字老泉當燕山昏穢之後首倡理性之學

學者宗之初以薦授憲職魁賢良科超秩官止大司
成至今稱之曰金大司成云其係歷履行書之國史
載之黨籍致命時事居昌人能言之

橫城客館重建記

田野闢衢術除植戟門拓賓館槐柳交蔭鷄犬相聞
問其政則理鄆夷器缺邑屋蕭條蓬藿載路羊猪外
來問其政即不理此云其凡或有袖手伴食而能於
懷保或外售藝能而內實空疎故不能無眊於名實
而至於剝新復舊闢興廢盛衰斯可以徵其績矣余
嘗客遊嶺之東西再過橫城邑治在萬山中壤地磽

确民物彫鮮廨宇為墟禾黍生之官居菱舍與編戶
亡辨自壬辰兵後五十年来豈無一二良能其邑力
必不乏以經營爾則橫城廨宇終無重創之日矣姜
侯再明一日過余而曰敎邑容舍久燬不佞掃溉舊
址辨方奠位馬山為鎮西川經之拱揖得勢境落清
幽三楹之堂左右翼室廊廡門垣悉遵故制子其書
之俾后之觀余聞是說愧前見之局也橫之壤地不
加腴民物不加稠而潭渠之落一朝燬然則興廢之
理果在於人而不在物也噫五十年間宰橫者幾許
而得再明能復舊觀為官得人誠不易矣再明亦有

何異能聞古人為政愛民節用而已用此道淮宣城
秩滿報最更予一期旌以蘇孱之責畀為縣且六載
矣夫民愛則安用節則裕財裕而民安則政多暇而
事易成又能用周官之法荒歲興作蕪寓賑政餽餓
隸資貧髡役以適完民自不知施措之際多見其才
諤也再明少庸厥績止是如其大用胡可量也余今
老矣不復得為山海之遊而橫之田野衢術堂室門
垣森然在吾目中矣遂為之記以復再明再明名文
星始興人

隱屏書院重修記

海州衿紳之士以介謂翊聖曰栗谷李先生嘗築精
舍于隱屏之下先生沒而鄉人遂奉先生而祀之永
為後學矜式之地不幸頽落于壬辰兵燹重修于萬
曆甲辰方伯州牧徵先相國記而刻之且四十年矣
四十年間又不免上雨旁風傾圮黥昧鄉人出力而
新之庶復舊觀願得一言以誌之將先君子所撰記
文而屬之翊聖謝不敏拜跽而受攬涕而作當先君
子之屬辭為記翊聖實奉筆研於座右先君子慨然
興感尤痛恨於先生之言不見用於當時馴致傾覆
之禍備書本末以風厲當世獎進鄉人之意至矣今

而諸君之見屬必以先人之故而聖誠亡肖其何敢
紹先人之業而有所述哉第惟先生際遇昌期任經
濟之責而論事不諱知有君父不知有其身知有國
家之安危而不知有其身之禍福是以多忤阨於時
議不能展布其所蘊焉則恒存引退之意精舍之築
為一時藏修之所後曰一方士子之願稟 旨賜額
始稱紹賢書院載之祀典於是舉一國而尊奉之先
生之道久而愈章行之彌廣矣噫諸君之請書重修
之迹者蓋欲述尊先生之意也然尊先生之道豈獨
在於俎豆香火之事而已哉欲尊其道當求其學自

其大者而言之論理氣之說發前賢之所未發啓牖
群蒙以其小者而言之燭亂萌於數十載之前如指
諸掌讀其書而想其人雖在百代之下可以興起况
於鄉邦之間遺風餘烈如昨日者乎先君子之慨然
興感者不偶然也如能瞻其廟貌起肅敬之心考其
言行激偷懦之志精思熟講反之於心明乎尊王黜
伯貴華賤夷奮然挺拔知有君父不知有其身知有
國家之安危而不知有其身之禍福如先生然後方
可謂不負先生之學而能尊先生之道矣願以是言
質諸海州衿紳士

遊金剛內外山諸記

余以風痺乞休沐于高城之湯泉其路必自斷髮
嶺歷金剛內外山出狗砧方抵浴所實為山之新
溪洞也沐浴以導海而西踰大嶺稅駕于北原浮
舟達漢展掃先丘而歸往返千有餘里無論溟岳
其間湖臺洞府公釋玄踪殆非人境而天吼五臺
雉岳蟾驪亦域中大山川蓋壯遊也既返知舊問
行間所得祛篋得如千篇率多出而酣呻倦喟殊
不之存而念遠遊蹤跡或賴是而不泯祗可充家

帚云爾

此文即溟嶽錄小
引今移錄于此

斷髮嶺為內山門戶嶺上有雙檜憇其下可見山之全體諸峯之色大氐淡白如冒雪經叢觀者灑然有出塵之想舊傳新羅王子登此嶺望金剛遂斷髮為僧嶺以此名云自嶺偃倮下東行十里許有大川川邊即新院今廢淮陽界也踰鐵耳嶺數十里或平野或東峽凡五度川至長仁寺舊基寺燬而塔存又沿溪行六七里而長林叢鬱皆杉松檜楓之屬中穿小徑又度二川激於亂石聲甚壯度水不十步而為長安寺舊有大雄殿經火方重剏只立二柱四聖殿及諸寮存焉殿即二層閣中有金佛一軀十六羅漢及

無盡燈爐鉢諸器甚多皆古雅燈即元順帝皇后所
薦福而製作精巧外門左右安四天王塑像寺詭寺
在內山為最巨而寺之鎮即拜站拜站之後為無住
站為放光臺為開心臺為熊虎峯為永郎站為毗盧
峯自拜站幾四五十里毗盧實內外山之宗峯下發
源之水西南行與群流合而為萬瀑洞又與靈源洞
之水合而西流于長安寺前出山入于西海毗盧之
肢為九井峯為日出月出峯為鴈門站為內水站為
天登峯為彌勒峯為白馬峯為十王峯為地藏峯毗
盧之高不知其幾千仞初無徑路山石崩頽疊積人

由石罅間登絕頂其西南則石面如城其西則盤院
無雜木側栢海松皆矮短鋪地其東則嶄絕不可俯
視蓋其地勢不但為此山之景亦一國之脊也四望
無敵諸峯如培塿可謂天下之壯觀也其內面洞壑
竒絕衆香諸峯之精神咸萃於此世稱白玉芙蓉者
也其南有毗盧庵挾澗而下十餘里有圓疇庵無僧
荒廢又下十餘里有妙吉祥亦無僧西川石清豁其
西有絕壁刻彌勒大像是謂彌勒臺毗盧之中條為
衆香城石勢周遭如城之雉堞其色如白金人不可
凌其下有中白雲菴勢極高峻攀蘿而上臺下有長

瀑休糧僧居之其下為佛智菴其下為罽賓窟自窟
稍北上為下白雲菴隔一小嶺為萬灰北轉西為迦
葉洞川清麗又踰一嶺西南行有兜率菴其下五里
許有摩訶衍華言大乘也菴之南即亢望峯峯傍有
一石儼若坐僧曰石曇無竭僧懶翁嘗住此菴常
叅拜至今僧人不敢踐其地石築為臺有草生之僧
輦以為明堂草菴右有小巖環拱者七名曰聯珠亦
曰天築臺有一木葉如杉者曰桂樹自臺數十步即
大路路上有石佛曰波淪前置小鼎過者必舍米小
許伽葉之南萃以為大小香盧峯其南有獅子庵庵

傍有石獅子其下水石甚奇有火龍潭船潭龜潭真
珠潭碧霞潭永郎站之西南有須彌臺南度一嶺為
船巖其下有石窟僧徒結菴而居之窟下有三級水
簾熊虎峯之下有真佛庵庵之東有石如立佛以是
得名 光廟額刹也其下有清涼臺甚峭絕自此行
四五里度二溪西轉而為能仁菴菴之南有小臺前
有內圓通後有小殿安曇無竭塑像開心臺之東麓
有天德庵庭前起五層石塔青蓮子自休重剎後有
羅漢殿衆香穴望望高香爐日出月出諸峯拱揖如
畫僧彥機居之機亦名僧云西南為普賢站遷迤而

南為放光臺臺下為正陽寺沙門之內有六角無梁
閣前後有牖左右四壁寫諸佛及天王法神凡四十
位元時畫師摹得吳道子筆傳之不特運毫施繪之
妙人物排序咸墳起如真閣中安石佛藥師像云閣
前豎石塔長明燈法堂宏敞後起一殿藏懶翁影真
北階上有懶翁浮屠門外真歇臺畔有桂一條左有
歌錫樓萬二千峯儼列如班拱鄭松江所謂廬山真
面目都在此者為不虛矣此山中第一觀也寺之南
有天一臺以正陽尤高爽稍東為三藏菴地勢清幽
結構精妙僧義瑩居之瑩即西山之上芝房子今年

八十五歲眈嘿似有道者然其下數十步有奇奇菴
亦淨土也自菴二里許表訓寺大刹也法堂曰般若
殿有金佛立彩雲中者曇無竭像云般若若後起一堂
立佛長丈餘 光廟時所塑也東有五刻羅漢西有
石刻羅漢各十六軀俱精巧東上室曰邀月西上室
曰洗心東僧堂曰寐照西僧堂曰靜廬南有小樓懸
大鐘寺中藏懶翁舍利珠青色者盛於水精小皿納
之金盒副以銀龕匣之以銅鉢綵袱百襲裹之有袈
裟三領其一綺其二似紗絹而其端有蒙山和尚袈
裟字而制度寬闊非如恒人所著也銅匣羅可容五

卷之七

二

六升者舉之甚輕不知何方物也拂子以赤瑪瑙為柄亦可珍也有絹本金畫佛幘其下有小引即德興大院君夫人為大院薦冥福而并及諸王孫祈美書宣廟幼冲時御諱云自表訓西南行數里有神琳寺寺前有九層青石塔皇統四年懷正師所題記華嚴祖師栖身之地云寺之右麓將建西山大師傳法碑置一大石而未刻僧彥機雙仵主之距一里許有青蓮菴前有鴨脚樹景致亞於正陽穴望峯起伏走西南為宮舍峯峯下有石似禽名之曰石鷹西下四五里有石窟名曰普德中有龕佛一軀及羅漢依懸厓

建三層閣以銅柱撐之長幾十丈以鐵索糾結於巖石間風動則閣亦動其下為萬瀑之上流匯為不測之淵俯視懍然禘魄閣上表刹誌記字畫已缺而高麗上柱國江陽伯姓名及德寧宮主王氏等字又壁間板刻云高句麗安原王時普德和尚栴息之所後閣有玉佛三軀階上植蒼藟香數叢芳氣襲人銅柱之下即激湍喧轟如雷而為潭者黑龍淵其下盤石有臼如盆世傳世尊洗手處名曰洗巾遷石滑著之甚難穿石係藤攀緣而行其下為青龍淵為萬瀑洞石上鐫蓬萊楓岳元和洞天八大字楊士彥書也上

有金劉臺有鶴巢不來者數年云巖巒競秀洞天明
媚殆非入境也石上所刻名字不可勝記沿溪下數
里渡溪水有巨巖一面鑿三佛像甚偉懶翁所刻一
面有五十三佛高麗人金同者捨施刻石其下鳴淵
即萬瀑之下流而水勢益駛聲甚厲穴望峯一肢為
望高臺陡絕欹危垂鐵鎖三處面勢不甚寬豁其南
有上雲菴今廢其西北有大小松蘿菴皆淨界也南
踰一嶺有顯佛菴菴西有臺亞於望高其下雲趾三
日安養等菴皆幽絕天登峯下有百塔蓋石窟之前
石勢層出如縫塔也自百塔屈曲而下為地藏峯其

下有靈源菴山勢極高而洞壑幽邃前對十王峯使者峯竒怪異狀百塔洞之水與白馬峯之水合流為十王百川洞竒巖絕壁挾澗而下往往為簾為潭自靈源五里許有宮殿遺址新羅太子逃隱處其下有城以石為門多古人題名其傍有立石如障子石下有潭潭邊有臺僧葺名立石曰明鏡臺以城門為地獄門以潭為黃泉江以臺為業鏡臺用冥府語以惑衆云自妙吉祥沿溪東行數里許渡小橋橋邊盤石刻許李臺三字自此沿溪而上二十里為水岫水岫即外山高城界也

外山亦以毗盧為宗而凡有六洞水岵也彌勒峯也
萬景臺也日出峯也月出峯也九井峯也九龍淵也
水岵之外皆土山而多木逕亦平北行十餘里有隱
身菴頗精灑菴前有隱身臺峻岌與九井峯相埒東
臨滄海西北見十二瀑布甚奇絕北有栗寺外兜率
自隱身東南十餘里有上見性下見性等菴又行數
里地勢頗衍廣安三浮屠西山大師及青蓮堂自休
普雲和尚等舍利藏也不數百步而榆岵寺寺即外
山之巨刹也俗傳羅代五十三佛到海上高城守盧
椿建此寺以安之高麗閔漬所記如此入本朝光

廟建荆甚宏觀大鐘記鄭麟趾製鄭蘭宗書孝寧大
君備及議政等官領其役其後婁燬於火僧聖俊應
祥改建而殿宇侈大甲於山中法堂曰能仁寶殿明
戶科給事中商周祚書庭前有青石塔上設黃金合
尖殿中刻木為山山多洞穴每洞安佛像凡五十三
軀左有應真殿安羅漢右有海藏殿藏諸佛乘及
大妃御書及貞明公主手寫佛經甚夥僧堂為宴嘿
禪堂為寮照應真之左有御室安 宣廟位牌其下
有冥府殿安十王其下為大德堂盧偕像居北海藏
之下有骨僧堂達摩像在中其下為金堂安曇無竭

卷之五

二十一

其下左右有衆寮能仁之前門曰真如次泛鐘樓次
回轉門左右各安天王二軀製作極詭異次解脫門
榜曰大壽聖報德寺六字將安文殊普賢兩菩薩像
云門外山影樓跨大川傑構清豁可憇能仁之東有
烏啄井流傳此地無井泉齋厨日用難於汲引忽有
群烏集寺之東北隅噪而啄地靈泉涌出故有是名
云寺之左有興瑞菴南渡澗一里許有白蓮菴道僧
法堅居之其傍有種蓮菴自榆岵北行渡澗有曹溪
菴菴南有水石可觀水之成潭者曰船潭與內山之
火龍潭相似緣崖行十餘里上複嶺為萬景臺眼界

甚闊以隱身尤壯直壓高城邑居滄溟無際其下南
洞有上內院中內院下內院東有靈隱菴一名紫月
菴之右數百步有雲水菴僧應祥居之名衲也祖殿
掛達摩西山青蓮松雲浮水之幘以紗籠之上靈臺
中靈臺下靈臺皆廢上靈臺之左有畜邃窟九龍穴自
水站南行十里許有大藏菴舊有鶴巢北上九井峯
峯上有九石白如井水常滿峯以是名九井峯雄爽
峭拔亞於毗盧自九井峯西下開心臺有十二瀑布
登隱身觀者是也其東麓為栢巔亦名刹也其下有
寐滅南菴雲栢窟諸菴其下為歡喜嶺通鉢淵石上

有楊士彥蓬萊島三字又刻詩三首此水戲處也九井峯之水為聲聞百川洞又有松林窟圓通寺三井菴安心菴其景致皆清幽毗盧九井兩峯之水合流為九龍淵洞川幽絕逕路斷續攀崖援木而行者數十里絕壁有石曰九層水簾奇壯其中有神物能作雲雨人不能近其下為新溪洞水石絕勝峯巒亦秀麗狀如人鬼禽獸下有動石菴新溪寺今廢楊蓬萊嘗結屋有基存焉人有窮源至九龍淵下流者洞門有巖削立千仞如塞牆水從石縫間流出故名之曰塞牆人不可通日出月出峯之下為鴈門岵其東有

上院彌勒峯之下有養真窟香爐菴外山之水自水
站合群流走榆站寺前山影樓下盤洄東南間為百
川橋入于海自榆站東南行數十里為狗站此出山
門戶站上者盧偁并此金剛山之大較也金剛山名
於天下余將東遊遇曾見金剛者言人人殊而大氏
多夸有一布衣以為名不副實余既入山亦以布衣
之說為然盡觀內山入毗盧洞仰觀衆香諸峯方知
布衣之見為可疑既登毗盧絕頂蓋知其人非知山
者而人之言非夸也大槩內山嶄絕奇峭洞府清絕
非人境而外山磅礴雄大包絡內山關鎖秘固於是

而造物之情見矣

右記外山

遊金剛小記

并七十八則

出城日雨甚到闌王廟天章兄弟與建中邀飲天章
索我扇題贈一絕我左相自光陵奉審還持國亦
會見余扇頭詩易一字而去

建中追余普濟院雨中張傘披草而坐舉白以侑之
發行中美牋書一絕清楚可詠之稱佳公子

自鐘巖雨下如注夜墨如漆僕夫迷失路但向山峒
間行山谿險惡狂流沒膝弱驢不能前令人心怖俄
螢火自林莽中閃閃倏成千萬點如燈山火樹見之

奇絕行十許里遙聞鷄犬聲即道峯書院洞口也夜
已過半此平生第一行難而亦自不俗

夜宿講堂朝出枕流樓樓下溪水得雨暴長聲甚壯
至不辨人語道峯蒼翠落簷楹間石勢磊磊真所謂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晚邀院生徐氏亨履和履尹氏
文舉宣舉趙氏壽益皆舊要也發行壺飲至醺然已
和鶴谷洪冢宰贈諸生詩以留之云

關雨留書院三日將發義昌匹馬馳到開酌於樓上
酒酣携出詠歸門臨流坐石上令遂奴吹鐵篴三兩
闌厓谷皆應遽起捐別不到公山興已悠然

行倦便臨長川藉茅而坐令童僕張網網銀鱗亟烹
之佐酒

夜渡抱川前川深不可涉縣人具輿絕流到縣舍
蕭然如村巷進飯山蔬野蔌精楚真山水客供也是
日逸鐵遂僕夫頗謹失之必有得之者又何足云金
水亭即金鐵原矐別墅也白鷺洲之水到此方大絕
壁挿清流如屏障者數里潭心巖石如牛頭亦名牛
頭淵可坐十餘人中凹自成搏形揚蓬萊士彥刻兩
絕蓬萊曾亦卜居此地朴思菴淳退居之所在下流
以扁舟往來云

三釜淵以朴淵尤詭壯洞壑幽邃白晝陰曠難久坐
龍蛇窟宅也

金化宰黃泳舊要也縣齋頗精潔夜酌甚洽醉中見
壁。上詩即清陰所題率易和之入金城界山益峻而
水益駛登危磴俯臨百餘丈下有激湍群山簇簇如
畫。畝中吾行在最高處地名官負轉云

金城苞桑閣隘陋而壁。上詩無慮數百篇。主宰請余
留題。余戲答云。壁間無隙地。改搆當為賦之。

通溝即入山門戶。境界寬闊而居人甚稀。有行宮遺
址及御井流傳。光陵幸五臺金剛時住駕於此云。

斷髮嶺上有雙檜坐憇良久時日西斜金剛一面望
之如鎔銀色自此世界自別覺胸次灑然

長安寺燬於火唯有外門門設天王塑像甚壯寺中
所藏佛舍利珠無盡燈皆元順帝時物至今無毀失
者為可異耳

入靈源洞山回水轉終日行清幽竒詭不可名狀行
倦便憇令從者把筆賦詠詠罷引滿晚到靈源寺寺
對自馬諸峯迤出半空金壁爛然二僧休糧面壁頗
有道氣

自靈源還到現佛菴西臺與佛頂臺爭高臺上有坡

公字吳肅羽刻也陟磴路十許里脚下雲冉冉起俯
視長安正陽諸刹不可辨到大松蘿雨作不果登佛
頂臺只望鐵鎖懸空耳

萬瀑洞為山中第一地楊蓬萊大字懶翁刻佛普德
窟銅柱正陽六角殿奇觀也六角殿中壁上畫世傳
安可度塔得天登寺中吳道子遺蹟傳寫而傳來處
皆墳起可謂巧奪入神僧言乙巳大水巖壑頗幻余
題一律于石上

撥公居天德菴幽絕精灑見其丈室一塵不染供石
耳餅山果松蕈以新茗下之焚香憇息晚以僧羿投

摩訶衍曉入毗盧洞極幽邃行十許里方抵峯下其
間清流激湍奇巖怪石可翫可愛可懼可愕不可名
狀登最上頂藤香壽萼鋪如氈席却望諸山如丘垤
無敢與毗盧抗者方知此山為特尊也白雲自九龍
淵冉冉而生須臾遮盡海上而雲氣在峯下如平頂
慢雲背青天無纖翳雙虹橫跨日月峯如采橋真奇
觀也

義瑩長老年九十鬚眉皓白聰明不爽純嘿寡言居
三莊寺唯一休糧僧奉侍瑩是西山靜師高彖稱道
僧山門宗師之云

恒傳登毗盧峯吹簫或歌呼作劇九龍淵必生雲氣
掩之是日兒吳挈遂奴及一僧先陟合吹遂俄而雲
果從淵中起瞬息遮盡萬里滄溟可異焉

妙吉祥即山中名菴無僧廢棄藤蘿穿壁草木蕪沒
摩訶衍亦無僧為余行點火而亦將廢矣然清絕殆
非人境朴守菴曾於此聞天樂云

李許臺即溪邊石故大諫李公命俊以臨瀛守入山
愛其臨流特立憇于此所與遊者姓許遂刻之云大
諫誦潛窩即余家舅也清節峻望可與此山爭高已
作古人為之掩涕

內山有僧彥機頗涉內典外山應祥亦為教宗余入
山機公來遊於長安送之摩訶衍祥公伴宿于榆砧
俱秉燭談禪可謂空門之勝友

水砧內外山界也外山僧徒持籃輿來替內山僧告
辭仍乞詩無慮數十輩賦詩清事應副作一役事有
為而為之便作苦

自水砧醉過隱身菴菴中唯有一僧名曰普珠携之
登隱身臺出半天臨大海而九井峯十二瀑布蜿蜒
如鬪龍爭珠昨夜雨過落勢尤壯此內外山第一壯
觀也

域中諸宗師為休靜立碑于金剛山治石高一丈有
半月沙相國謨文乞余書之

白蓮菴法堅長老年八十病卧蒲團與之言清峻豪
爽極有快處恨不得從容耽討耳

萬景臺即外山之最高峯東臨滄海海天一色指點
三山十洲飄然有乘雲之意荀中郎登北固望海謂
秦漢之君必褰裳濡足若令荀公臨此地當作如何
觀也

楡岾巨剝也結構宏麗山影樓跨大溪尤為勝絕化
龍潭亦奇絕烏啄井為古蹟寺中藏光廟御押教

書元時制勅

山影棲跨大溪傑構朱欄畫桶映帶上下秋色政佳
錦石纈彩令遂奴度曲發行壺以澆之

外山之水大於山影棲縈回數十里諸峒溪澗合流
於百川橋境落昭曠石勢奇詭踏山者到此洗心舊
有橋亭宏麗今已毀矣

盧偁為榆寺所尊者見於地志怪誕不可信而狗帖
上有盧偁井行人必唾之麗朝宰相閔漬所著山水
記尤妄誕不可信也

狗帖之路羊腸百盤到盧偁夫人之祠始得坦壤行

數十里清川白石頗覺夷曠民居甚稀蕭條之境蓋
復清幽

外山自栢顛諸菴臨海者面勢極爽豁鉅淵之水戲
動石之古蹟稱勝絕而新溪一面峯巒水石處處殊
異楊蓬萊結屋其下舊址猶存新溪寺燬去或云傍
近驛奴苦其遊客馳駟涉險火之數年來草木荒翳
山門谿逕湮塞不可通

泛舟於三日浦摩娑丹書之壁觴于四公亭酒酣太
守李敬仁克甫歌之侑之不覺歡暢余亦以一絕書
扇頭以酬之

就浴于湯泉泉即金剛山之外面 光廟朝沐浴行
宮舊址尚在浴已投養玆驛村舍甚陋大雨一晝夜
溪水大漲人跡不通傍有僧雙乞神歌能談禪說曰
果據胡床聽之忘倦

高城一境無論山海湖亭雖尋常巖石皆有意態如
禽如獸或飛或走南江入海七星石諸巖羅列海門
如玉笋瓊簪海山亭壓之真是公區

三日湖邊有夢泉寺舊址若結構小蘭若其清絕可
與吳中北固爭甲乙太守令居士結茅茨將經營云
丹書在三日湖之西絕壁上歌仄陷凹人跡難到所

書字法甚古洪春亭為按廉時作文刻烏石剔巖以
納之其上有埋香碑字已剝落猶有可讀處蓋記埋
香人姓名

芙蓉湖鄭方伯下叔所卜湖水在金剛之外山下不
但景致奇勝洞天幽邃頗有種黍蔣杭之地是為隱
者栖遯之所恨不得稅駕焉

鑑湖方數里清澈可鏡毫髮前對九公峯宛是金剛
之香爐百塔諸勝其下傑構參差左有楊蓬萊蘆葉
村落隱映林間如畫畝右有長松捍蔽海門松外沙
峯特立干霄望之如玉據湖而亭之者土豪鄭泗云

海上固多湖當以此為第一

扞城路上見海鷗千群下汀意甚異之顧眄間出曲渚漁家依岸婦幼雜坐有物如丘阜即細魚也鷗群攫之無忌

東海鰈子剗木為之可容四五人以釣巨口魚為業日出便張帆而出瞬息不見晡時一點從天外來俄即泊岸可知其輕快飛舂臺凌波亭皆海上勝賞飄飄有遺世獨立之意

永郎之名紀之丹書金剛山有永郎岾高城有永郎湖扞城又有永郎湖所謂永郎者不知何許人亦不

知年代嶺東人傳之為真公者流高城湖幽絕扞城
湖尤清遠爽壇松林巖石殆非人境遺遙半日庶幾
與永郎遇

高城之水石奇處不可殫記而懸鐘狀如覆鐘而其
中虛缺如蜂窩可容十餘人足見造化之巧

僊游潭自是靈境余倦倚松根夢與古衣冠人劇談
公釋事覺來猶能記其語異哉

烈山湖際海面在關東最鉅望之渺瀰恨無舟楫以
泛之

鳴沙數百里或以軟輿或跨小衛隨意行止初出高

城途中遇會心處便坐憇行為遲遲前路所經愈往
愈勝不暇應接埋香浦牛頭臺花津數處為尤奇

九月十三日到清澗亭月華與海濤相盪天無纖翳
如白晝余迺登萬景臺枕石而卧夜久涼露沾衣清
氣襲骨奚奴從臺下次遂魚龍皆聳此夜此月天下
共之亦無如我得意者

清澗亭最近海驚濤喧打庭際聲甚壯夢寐不成唐
人詩云潮聲偏懼初來客實際也

清澗亭柱間有斜行卅字即盧蘇齋為游客時書也
後人刻之考其歲月蘇翁卅三歲時書也

所謂鳴沙者踏之琅琅有聲關東數百里蓋無不然
海棠花羅生其上如鋪氈如錦障秋深結子如金櫻
子
海上路皆鳴沙間有巖逕必突出波心為臺無一等
閑平地必有蒼松落落如翠蓋狀亘數里行人多從
松下行盛夏亦有爽氣

天吼山在襄陽其洞壑峯巒可與金剛並稱特立盤
礴不大耳名藍淨土多高僧栖結者云

余觀日出凡三處留海山亭最久而多雨只得三次
清澗亭洛山寺皆清霽而洛山寺所看尤偉世稱洛

山觀日出者亦有由歟

襄陽使君為余觴于洛山寺之梨花亭酒半移席于
羲相臺見數點從天際來邑人言漁舟且至俄以白
帆泊岸供海珍遂劇飲席次小妓詠松江相國關東
曲頗清婉聽之神王

祥雲驛留客堂頗淨灑庭畔烏竹葱菁可愛一面際
海長松數十里蔭映白沙關東名區也驛官供梨五
枚其大如數升瓠

入江陵界地勢頗寬闊村居豐腴觀瀾亭下蒼松沿
溪十里時值深秋而海上秋色頗遲紅葉正纈可翫

亭臺間題詩滿壁皆宦客作考其歲月或有五六十
年者而已不識誰何噫世間名宦者無非竊虛聲馳
騫一時身歿而名不稱如此悲哉

牛頭臺邊靚粧人候之孰視即江陵籍妓玉娘也蓋
少日平康舊伴不見而十餘年昔日丫鬟小奴已具
衰相渠亦驚我鬚髮

渡江門橋望見臨湖樓閣隱映林間丹雘聳空者遂
馳往款扉亭空無主庭畔碧梧脩竹政可人意表裡
湖海爭相獻奇時斜景浸湖海濤接天杳杳海上第
一區也

九月十五登鏡浦臺夕霞倒映湖海如纈錦俄璧月中天如錦者翻作水晶世界扶醉下臺駕小航載妓樂中流飲譔夜久涼生沆瀣淋漓覺公遊也
夜半從鏡浦投草堂主人具酒候之余扶醉以登秉燭觀壁間詩無慮百篇余和申企齋一絕令妓輩作樂極意歡暢地勢平遠結構精麗甲於溟州
鏡浦臺潛窩公所重狃甚宏敞只揭崔揚浦一絕及張谿谷記文而榜額即余筆云溟州多豪族第宅宏侈城東門外皆士大夫居朱甍畫楹比之如櫛不但鄉邑間無此京華經亂不得如此

寒松亭舊稱公真所游憇尚有丹竈丹井青松白沙
固是淨土而海邊如此地者亦不少

登大嶺見邑屋小如蟻蛭鏡湖如斗方知登泰山小
天下耳

大嶺可謂壯矣自江陵直抵嶺上四十里而遠踰嶺
出橫城界方為平地其間郵傳皆嶺路百有二十里
也

江陵一境秋色政佳燦然如丹青到橫溪崖谷慄慄
霜降已久木葉盡脫相距數十里而氣候頓異

五臺山前野踰省坪有御林臺臺即小堆阜也俗傳

光廟幸五臺時駐驛于此取文武士而武舉不試弓
馬令騎牛馳下峻坂而不墜者為入格故江陵有騎
牛及笮之說

五臺之大以金剛不翅齊鄒而其峯巒圓肥水石無
奇勝處唯于同水一小白而為漢源者異矣世傳此
水殊異余為一啣甘冽煮茶尤佳

上院即光廟園剝宏侈無以所蓄器血極富一素
屏乃清之手筆為可珍月精重門掛林石川五言律
二首為可詠

臺山即杞梓之淵叢叅天殺日其大或數十圍古人

曰觀於海難為水余亦謂觀於五臺難為木也
月精無談禪之僧聞東觀音菴有休粮老宿以計致
之名曰性淨年六十八歲形骸土木不出菴已七年
而不語不食者久云余設方便語質之遂開目苑爾
曰宰官可與語也應之如響

余有愛僧癖僧亦多款余者自西山以下諸名釋無
不見雖未及見者蓋得其戒行矣又從金剛闍禪宿
之極定者未有如性淨之知行俱高也其入定未破
如古井既接為撐精神沒發辭鋒超邁雖大疑端以
一句決之見其志緊有之以凌駕一世

余問四教無供案法自趙州始今之做工不法四教
只依趙州面目如是而可以入道未淨笑曰措大能
識道理麼禪說聽瑩做儒為証孔孟只曰弟子問答
說破而宋儒始說出主敬儒家之主敬即禪氏供案
之意蓋聖遠言湮大道榛蕪人慾滅天儒釋皆當求
心求心之要在祛欲故以此為教或以敬或以無祛
慾定志則一也人慾淨盡天理自見耳

過嶺巖阻無開眼處到清心臺頗高爽臺邊有井亦
名于同味極佳與五臺之水無別

大和驛傍有石窟門戶僅容一人其中轉高大行數

里不可窮傍穴無美持火照之石縫奇異不可名狀
下有灘聲而不見其有水地中必有流水甚大石鍾
乳如飴糖出門堅如石異焉

原橫之間村居蕭條山水亦不甚佳而遇一激湍怪
壁便停驂吟翫方知所遭便足遣興

蟾驪一帶無棲臺之勝到清心棲頗敞豁龍門山勢
平遠牧老舊蹟之以慰藉久客之懷

夜半舟行到龍津遙見江上火兒葦候余至也下舟
一第三兒來拜心便欣然千里名山未斷愛根為之
一晒

行中所帶鄭禮男頗識老佛家言崔奇男能詩能筆
僧戒淨不識一丁而馴狎可弄三者之資遂游使令
每到妓場輒令淨也伴妓歌舞遂為方外之戲

樂全堂集卷之七

樂全堂集卷之八

傳

李翁君善傳

蓋隆萬間有李君善先生者其人隱遯者流而不能
盡掩其才執以少見世世無能名其德者余故傳之
曰君名宗慶君善其字全義人鼻祖棹以木道濟嚴
兵為王太祖元勳自是世有聞人君生而穎朗七歲
自知讀書甫壯博聞強記好為古文辭金慕齋亟稱
之弱冠魁鄉解尋又舉進士在太學曉夕發軔顧君
方有遺世意為沙彌作梵語亦不復為世所羈遂棄

歸放遊四方卒選勝于利川之陶世洞家焉洞多奇
巖秀峯澄潭激水古樹名花又地肥衍宜秔稻曰山
西室引水而池灌溉其流種稻黍致產資饒自蒲楓
潭道老日哦其間不迹闌閣朴相國淳勸以仕將辟
起之君笑曰公使余能以壠上之樂內諸羈縻乎相
國歎服不敢再言君性樸質惡華美衣止布溫居無
輪輿无游讌之好兼味之奉而良辰令日鄉黨和會
則必置酒盤洽無尊卑長幼一飲以和里歌巷等陶
熙而樂舞踊婆娑歡如也其孝友純篤一出於天凡
有遺訓終身循蹈於伎無不能詩道草聖俱絕而少

時嗜豪射法最精百千命中自喜不可禦父母言之
輒罷去終身不復拈矢服云家君嘗於庚寅年間往
訪之稱君時年七袞而膚瑩顏渥動止儒雅驟即之
落落穆穆也徐以究之温如也徵其談說古誼揚摧
風雅纒纒忘倦豈鏗耀遁光蹈貞而履潔者哉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昔人蓋記之矣

李琢傳

李琢病疢五十日遂死其所善薛生居仁聞琢病甚
候之斷敗齒牙落絕粒久精神猶不亂死之日能起
坐診其脉曰脉已絕矣居仁曰君殆矣無所付屬琢

曰無所託託兒子學耳其妻欲與訣麾之不合近前
與居仁從容談死生去來之理數語閉目不起仍屬
續云琢早孤家貧褐衣蔬食不厭貌甚陋言辭不
以動人而顧其義至高甲子之變聞乘輿播越挺
身赴難從上入公州賊敗回鑾上命錄大夫士
之扈從而以白身多得官琢拂衣歸名亦不錄丁卯
又赴全州蓋世子分朝之所也世子還都收錄
如率琢名又不錄冢宰昇平公聞之亟加歎賞薦授
社稷叅奉不拜琢於翊聖為從妹夫也至京必來訪
翊聖亦知其為善人許與蓋不淺不幸短命年屋三

十有幾有子女幾人皆稚弱家無甌石無以斂其婦
翁都事公實經記其喪噫悲哉琢之為人外貌魯鈍
中實純明操履潔白志慮貞確事偏母至孝草廬一
間不殺風雨終日讀書屢空晏如屬文不甚善而優
於取科筭屋得上庠而止命也口若不能言而臨事
慷慨聞朝廷與虜和親作詩以見志質而不俚哀而
不傷亦得風人之刺也翊聖嘗謂琢不死則必有所
樹立知琢者不以為過也琢果以布衣早殞不振豈
坐薄相耶有衣敝緼袍與狐貉者立而不耻者有謂
貧而非病者千載之下聞其風而思齊者庶幾琢也

乎琢 恭靖大王之裔祖某父某母某氏適李氏父
即我仲舅都事公名耆俊琢初名瑾字君寶生平拙
約朋友間不以彌而琢之死檢其遺書書其稿曰絃
齋絃齋必其彌也豈取其直耶噫琢非常士也雖不
自名好學向善以古人自期者也翊聖能知之不可
謂世無知者也以薛生之言臨絕夷然亦可異焉其
婦笏聖基言君寶歿而其子弱欲得子一言遺其孤
吾知琢之生也耻近名故著其聞於人者為李琢君
寶小傳

雜著

蒼然亭說

淮上有廢丘余乃夷其顛而亭之命之曰蒼然客有
難余者斯亭山水之會也斗峽奠其後牛山經其前
華岳矗其東御屏亘其西白雲中隱挾二江而橫鶩
杜曲昭坪闢千畝以傍出孤山龍翔砥柱龜伏為數
者不之以名亭乎曰唯唯否否是皆物也余居闌闔
之中凡物之大小華視聽而娛心意者何限而剔榛
鉏莽戴茅而席地樂於斯丘者吾將遺物而游於其
表則峙者流者吾見其鬱乎蒼蒼而已若子之所言
物也吾之所遊神也吾將役於物乎客噤而退遂書

其說揭之譬

天說辯

謂天昭昭臨下不遺一物者謂天昧昧無知都無管攝者而柳子酌此二者之言而為之說折夫退之之言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以柳子之說觀之則天之昭昭抑昧昧耶功果自功禍果自禍而所以禍福之者誰歟夫天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見其已應而謂之不遺一物見其未應而謂之都無管攝若退之之言誠有所激不遑多辯柳

子之說亦未見大原也天即理也理之所在未始有
天人之別人能與天合德奉天命而行天道則是亦
天也曰天爵曰天討聖人豈欺余哉然則天之昭昭
抑昧昧耶可以謂果蕨癘痔草木而功自功禍自禍
而已乎噫柳子未聞大道而立私說者耶亦有所自
激而憤懣也悲夫

懦軒說

德兩以特立不撓聞於世而以懦名其軒徵言于余
夫懦近于嬾妨於治身懦近于雌妨於事君是二者
惡德也取以名其軒者奚戒之也德兩治身自謂任

真事君自謂無隱世亦以特立不撓目之其已遠於
懦矣又何戒焉雖然自非聖者不能無幾微之見於
獨知者隨其病而鍼砭之也凡人之行雖善落於一
偏則長短互見不得相掩任真而不自敬重焉則或
流於懶也無隱而不能有犯焉則或疑於雌也任真
固善矣能敬重其身焉則無或流之弊無隱固當矣
能犯顏敢諫焉則無或疑之端特立不撓之目終身
不襄何虞乎其懦也古人曰善用易者不論易如知
懦之為惡德德兩無所事乎名軒亦無所事乎余言
矣

雙仵卷

天有是理是氣而賦萬物人受是理是氣於天而財
萬物萬物既以是理是氣而生生者不能無死死生
之謂去來去來之迹人亦不可得以知之而唯可以
理而推氣之聚則寓於形局散則歸之太空徃徃不
得其平則有所憑依而為妖孽一切幽怪佛氏所謂
三界而用香火六味濟而度之者出於慈悲之心也
佛氏之意以為得氣之正者生而仁賢死而神明得
氣之不正者生而邪惡死而淫厲仁賢則人所愛慕
而敬嚮之心生邪惡則人所厭惡而忌畏之心生愛

慕則饗之忌畏則飲之其報雖殊而欲解其鬱而導
其湮而歸之太空或復受人形以為人物化惡為善
此理之或然而功德僧之捨身發願奔走叩祇手胝
而乏胼者心佛氏慈悲之心也香火之費必待善男
子善女人捨施之力則其捨施之心亦佛氏之心而
種福之根實在於是噫囿於是理是氣之中而一善
一惡皆由夫修恃而孰免於生死去來者耶盍相與
勗之

題仇十洲白描羅漢畵

五百散聖皆墮聲聞果中而十六應真特畵以行如

摩詰貫休輩創意險詭以眩世眼我東古刹之繪壁
懸幘徃徃有可觀者咸倣其遺法云曾見王司寇元
美跋李伯時渡海阿羅漢面貌寫甚工如在眼中余
嘗愛其文思見其畫而不可得也即從李吏部子時
獲觀黃勅使孫茂所貽仇實夫白描羅漢者位置
明整點綴淋漓至其鬼叉龍魚雲物波濤掩翳繽紛
顯晦異狀大約與元美所記一般而遊戲三昧描出
幻境稍裁體勢而示異焉之儻余夙昔之願奚必以
伯時所為為措眼哉恨不與子時造弇園方丈揮麈
提衡辨曰果而論覺趣然元美亦恨在簡浮提中不

及姿竭龍法眼也

書後

書 宣廟宸翰後

翊聖以萬曆己亥秋通籍禁闈時王子儀賓避地
海西准 兩王子未出閤侍 上左右而長者與翊
聖同年生次差一歲孰傳受書能作方丈大字以翊
聖粗習觚墨技許與之游以此起居訖輒趨北郎出
入無間如是者數年所而叨 恩冒 寵有踰涯分
無論酒食裘馬書籍服用之 賜宸筆寶翰往往下
頒或使者造虎閣直廬壓坐徵賡和者數矣每至

上前天語諄諄勉以問學雖文字之末毫畫之微亦
必提誨而勸課之不啻家人父子而雅昧無識知情
棄其身至今顛毛種種無所成就辜負 恩靈大矣
數十年來天時人事之變禍福存亡之故有不可言
者而未死之軀僅脫羿穀存丁家禍觸事悲苦豈非
蹈溢器之戒也偶檢陳篋得 御墨如干紙愴惋者
久之較舊藏什之六七失於流離顛沛之際懼遂漫
漉謹彙為一帖付屬兒輩永永無忘云爾

書朴錦洲所藏書畫帖後

朴大觀所集古今人書畫為帖者幾卷卷中頓庵南

窓書差不失法度石峯小行用筆頗做大令而時露
本體豈少時書耶聽松書絕句數行蒼古之以壓卷
其餘亦皆名德遺墨則為可珍也李綏所為人物翎
毛驟觀之似無大過人者徐而究之洗去蹊徑點綴
入神一種風氣自有不可及者李吉之花鳥木石氣
力古健而精神流動小遜李綏李楨之人物寘之中
國繪苑胡多讓焉楨畫中此最佳李澄生於畫家聞
見賸博才氣敏達遂至旁通論其山水不能如李綏
之雄遠人物不能如李楨之精爽草蟲花果不能如
杜城之逼真禽鳥木石不能如李吉之古健而鋪置

優倬起伏合度至於肖生專主意態超凡白而臻化境槩舉其全則近世季綏之外無可敵者澄之為人寫絹何限而群品造極無如此帖為大觀畫其伎耳杜城石陽黃魚諸子雖以偏至天才俱極高其鳴世非幸噫 康穆兩朝名蹟盡入大觀卷中搜羅之勤可見篤好病裡展玩率意書之王司寇所謂不知而強評者耶噫余於初春病甚無懼借錦洲家書畫耽玩之餘有評語錦洲求見而未及出既哭寢遂以掛劍之語及誅文中為偷小暇偶發篋笥見舊草不任人代之感書以歸之其孤葦云

書 御批後

不肖輩奉諱來頑不死滅攀彌莫及日月不待祥期
奄至穹壤茫茫日對先稿若手澤存乎簡編者寓慕
寄悲偶祛遺篋得 御批四十有一紙伏以讀之不
覺涕洟淫下也先大夫於革除初起廢受委衆責隨
萃顧時直難棘外虞內訌新貴分門氣勢頽頽浮議
橫生事多掣肘尤不能雷同以是陰滋嗥嗥甚至伺
影三年之中丐免露章者多至於丙寅而不得不決
去丁卯之變不免再起竟以盡瘁成疾嗚呼痛哉先
大夫行事書之太史副在太常諸君子銘誄叙志定

論森炳不肖輩其惡敢私昔侍膝下竊見遇事慨然
知無不言洎乎季末位都首席身擔隆寄益自感奮
精白匪懈庶有所發舒展布而限於大造齋志千古
抑時運之使然耶世有恒言君相相須國可治 聖
明之注意見於 御批者若此而甚之者日起則裁
之不戢而暇相須而見功實哉嗚呼痛哉

書庚子實錄洗草帖後

李侯士深氏雅有嗜古之癖清暇相訪輒評於古今
書畫不知晷之景則余喜其不徒於嗜識之深也一
日士深氏袖一軸示余即嘉靖庚子年 列聖實錄

洗草時史局諸公修楔作畱錄其姓名成相國世昌
叙其事而詩之者蓋故物也士深氏拱而屬翊聖曰
記事官黃公悅迺厚源外氏先祖也得此本於鄉人
竊有羹牆之思摹而藏之俾貽后昆子盍為紀之翊
聖謹按而惕然作曰軸中第十七位同知春秋館事
吏曹叅判申公即翊聖之曾大父也第三十三位編
修官議政府舍人宋公即先大夫之外王父也今日
士深氏而始覩吾家二祖修史之跡噫人之才不才
於是焉判矣翊聖與士深氏俱為人子孫而士深氏
能眷古而敦本摹寫已蹟用寓追遠之誠若翊聖之

亡肖不覺頽之泚矣昔頽考妣愛其母而施及君子
美之士深氏可謂不匱之孝者耶庚子距今殆百年
所矣黃氏與吾家俱易數世而小軸殘墨不泯於兵
燹喪亂之際竟為士深氏之所獲而翊聖典記其事
為可異焉兩家子姓適追先世共貞之誼不墜家聲
幸矣黃公之嗣長溪府院君廷殘以文章勲業聞於
世士深氏乃其外孫云

書指空畫像軸

余以辛未秋入金剎遍觀名藍寶坊亡論勝絕偉麗
之觀徃徃有古器法畫世間所無者最後到摩訶衍

得一敝幘於塵埃中頭佗像也初不設采績天然有生色必國手或異方竒蹟也訪諸老僧云是指空和尚真不可詳也雖非指真空決知其非凡僧留影余愛其畫而懼其湮滅遂携來洛下改修邊幅仍付道僧雙佗還之山中夫畫中之人不知其為何如人畫之者亦不知其為何如人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則破楮殘幅不足惜而余顧惜之欲求其傳者果何心哉後之見吾說者必不知余為何如人也

書李子時壯元栢行後

李祭酒子時甫賦壯元栢行金清陰張谿谷和之或

步其韻或詠其事遂為詞苑盛事云之栢之配以壯
元之彌不知昉於何時而要不過一夸夫漫爾署之
者仍為美譚每於課試士爭赴樹下祭酒公三塲壯
元亦從此樹下得之矣物久而敬理之常其質亡則
名宜隨滅而強欲新植而死廢舊名者勤矣又詠歌
而侈大之乎泮宮賢士之所館庭砌間林木亦賢士
之所游憇而栢尤拔乎萃者故子時為之封植即勿
剪勿伐之意而實寓樂育成就之義也然栢之枯久
矣不遇三塲壯元之子時不能封植而非子時之詩
惡能鳴於世并得諸公之和也夫一植物而其榮也

能享尊名其枯也播諸詩什栢也自不朽矣噫千尋
之材生於壑底摧折於風霜者何限朽株弱植特為
君子之所愛護此係遇弗遇也

書潛窩游山錄後

有以其異同於千萬人之同不能不異於千萬人之
異區區匹夫之見必異於千萬人之同者千古以來
有在周者以非聖見闢焉而自以無妄人謂弔詭而
其自守如故得非苟己金剛山之宗也稱白玉峯者
千萬人所同也則以之人聖也乃以其意曰培塿之
大者巖石之惡者苔蘚老而色蒼非石之白也山積

而隘水悍而怒所見不如所聞也此顯基氏區區之
見而不同於千萬人之同也非人之聖者曰莊周氏
非山之聖者曰顯基氏俱皆自守其見者也不見
孔子而聞莊周之說必闢之不見金剛而聞顯基之
說亦闢之噫孔子吾不及見之矣吾欲親見金剛得
其實狀而後以衆莊周之衆律顯基也然為此說者
無亦不能不同於千萬人之同者耶書此示顯基氏

書李子時百韻排律後

長律昉於審言百韻創于子美前作後述死容擬議
嗣是效倣率歸汶汶蓋氣欲完則才不充辭欲修則

事未極釘豆既繁正味難調膳飾雖工真色易枯或
意盡而辭寡或小得而大失未見韓信之益辨徒聞
相州之師潰用是守約諱言斯道觀海氏之述懷孰
於片晷弗曾更藁而鋪置明白結撰精嚴音節赴會
篇法合矩其出處之伸屈趣造之離合世運之污隆
氣機之迭遷咸歸于一鑪運錘无瑕憂時慷慨徵古
慨憤詮情播義騁頓泄抑亦皆出於忠厚之藹然則
斯得風人之致成壹家言豈重彪蔚於詞場幟樹於
文壇哉余也幸庇仁隣叨為樂天問詩之媪敢推管
見寧辭堂下妄論之誅

題董太史書後

中朝近世誦能書者枝山徵明之後董太史玄宰雄
鳴藝苑世多屬本殊不滿意今得金字心經於潛谷
金伯厚許極有腕力法源乎吳興而以奇拔出之其
為玄宰真蹟也無疑爾風塵滿目文獻墮地拊卷興
懷攬涕以題之

書金伯厚朝京日錄後

金承旨伯厚以朝京日錄示余余卒業而愾然不覺
涕歎歎下也朝京贄幣止於丙子而已乎朝京之使
价止於伯厚而已乎聖天子愍我出城之舉反加哀

憐厚賚貢使扶護而遣之者即我列聖畏天之效也
本朝以洪武壬申受封而永樂以後始錫儀章書籍
慶吊之節視同內服蓋 獻廟朝天歷謁燕邸聖神
講會契合昭融改玉之後恩造彌隆數百年間蔚有
同文之美逮 宣廟斥倭倣途之請酷被淪喪之禍
至兩京覆沒八路丘墟而義烈昭揭於宇宙外藩之
替中國受難古所未有也 神宗皇帝勤天下兵首
尾七載掃蕩妖氛中國之為外藩用師亦古所未有
也自是君臣上下矢心於萬折必東之義雖以力弱
敵驕猶秉大防龍灣之狩南漢之圍均之乎守義不

屈而一起一伏繇天下之大勢異也聖天子哀憐至
厚賚貢使扶護而遣之者覆之以天地照之以日月
也伯厚戴恩反命乃脩是錄示不謾也噫冠蓋結軫
於幽燕文章被服彬彬華制豈期贄幣止於丙子使
价止於伯厚已也此東方百六之會人之觀是錄者
寧不泚頰面釀涕也乎伯厚名靖清風人也

潛谷小像贊

以為伯厚也則綸巾鶴氅非丁丑以後之衣冠以為
非伯厚也則紅顏白髮即牛川草廬之先生撫孤松
而盤桓蓋欲追栗里之淵明者耶

書高霽峯手草檄文帖後

甲辰年間高氏子姓以正氣錄求叙跋於當世之操
觚者吾先大夫亦以數行文宇書其後而歸之時余
稚昧讀錄中霽峯先生檄義兵文輒氣作中咽至掩
卷而想見先生之為人也稍壯見月汀尹公所撰碑
文述先生文章行誼尤詳於倡義殉節狀赫赫如昨
日事余乃誦義不輟逮遭國家多難益歎忠義之士
如先生者不作也先生之季胤用厚氏一日過余自
袖中出一小冊子示余且索一語為識竊觀冊子即
先生草檄文而手澤宛然其雙行句斷行草道麗所

抹改數字而已可見其激於忠義吐辭成章初不做
于搦擢點綴之為而悅從左右筆研間親覩其揮灑
涕自簌簌不止如前日氣作中咽也古人謂讀孔明
出師表而不出涕非忠臣云者非虛言也壬辰去今
五十禩經許大變故而赫蹄小草墨跡如新若手未
觸者則其護持保存出於至誠孝子之用心可謂勤
矣噫先生之名當與天壤俱敬文亦從而傳之獨此
草本為高氏子姓所有則不知傳止幾葉而百世之
下有錫類之君子能護持保存如今日也余既幸得
覩先生之手迹而又念先大夫既題正氣錄則繼而

述之尤幸也為不敢以不文辭遂書所感于中者以復之云

書李子陵西行唱酬後

南漢之役余以摠管承命統禁旅衛宮城時延川公同為僚案日夜聚首而所共勉者在於明白死而時以漫語相藉曰天幸得脫吾儕便即謝事歸以輕舟短棹還往於牛渚斜川之間以遣餘生之矣傍人聞之者目笑以為不可必之約吾兩人亦自以為此事必不得遂矣洎國事少定余乃以病屏居淮上延川公以休沐在斜川庄命駕赴期為田間飲數矣每

一相覲輒披襟傾瀉酒後嗚嗚擊節歌呼即園中漫
語若執左契是人間一段奇事當時目笑以為不可
必者聞吾儕從游之樂亦莫不以為奇事也然余病
不能供世故能處寂寞之鄉而延川公六十康強能
以筋力事 君不免奔命疆外至經涉遠瀋山河發
於篇章富矣北征一篇尤有風人之致真可以續杜
陵之筆也噫奉 君父於長圍中日夜聚首而所共
勉者一死之明白則可謂悲矣今吾得不死而優游
於粉榆之社延川公奉使絕域稱使乎之賢者抑可
謂幸矣乎他日把酒於時雨亭上以盡此不盡之說

書戒淨軸後

天啓乙丑余遊松都山水南僧義賢挈小沙彌戒淨
願從之自天聖二山轉入太華往返十許日蓋勝遊
也越三年不吊降割抱疚處堊多在墓廬病脾絕粒
只擣松葉和稀溢日一盂賢公見余疾幾殆為之悲
憐進淨沙彌服事左右曾從山中老宿諳服松葉法
故耳執役甚勤終無怠色三更穀穉如一日焉余感
其誼無以為報作紙軸請五峯相公首題七絕詞苑
諸丈月沙以下十八公和之一代光燄盡在此矣淨
如獲拱壁頂禮袖軸而去未幾賢公示疾淨躑躅失

所自南漢往來靡間余謂淨早晚退閑爾可築庵于
近地當修白傳故事五十後乞骸雅計也戊寅幸得
恩休來依丘壠而居後有小洞境幽而泉甘淨果卜
其址立數椽屋余喜其踐言以杖屨訪之新搆草創
鐸掛文佛小幘鼎鍾香火之具居然一淨宇也煮茗
清晤劇談日杲以為晚際結社安知非宿債也談間
出所藏詩軸宛是舊觀余乃欣然讀之而又慨然而
傷也作軸求詩即昨日事而軸中人化者殆半之未
化如余者頡滑已祛與貧衲栖遁於雲水之隈亦安
知非緣盡而出趣者耶噫天地之間盈虛消息而已

生老死病又奚足云昔之勝遊已是夢幻今之桮道
為結局事見一小軸遽形欣戚豈非妄也然既有所
感書而識之

跋

芝峯集跋

芝峯先生集成其嗣聖求責翊聖以剗剗之役顧非
其人且非其任惡有所效然竊嘗有所聞矣持之恬
處之靜守之確修之潔知幾介石難進易退當於古
賢中求之學問之超詣識度之簡遠自有不可及者
而才分極高論詩甚古成於心而裁於法其至者殆

將鴈行於開天諸子其為古文詞絕無蹈襲馳驟之
語根極理道精練雅馴成一家言要之經世而垂后
者此吾先子之言也吾先子與先生束髮之交合志
同方墳簞不乏以喻其和止水不乏以喻其澹而進
退信誦白首無差至於名位始卒亦畧相符今而兩
家之籍並懸於國中後死之感為如何哉噫先生晚
歲志吾先子之墓殆絕筆也翊聖每讀之不覺涕滂
淫下也昔程子謂門人曰後之欲知我事行者須
考伯氏之狀言其道同也則讀吾先子之誌亦可以
知先生矣調合則尚友千古知希則垂緜百世而生

平賞音互為定論而世不得疑其夸吁亦盛矣先生
之名跡自有當世能言之者只掇從家庭所聞知者
以為跋

畸庵病稿跋

余修迹自放不能齷齪佔畢間往往為人敦迫強所
不能而為之率不工遂罷之而雅興能文章者還往
持國子謙仲淵諸人皆余莫逆友也無故而相聚
者寡矣獨鄭子子容廢散在湖中屋一再覲而嚮數
子每論世之能文章者必曰子容子容余亦心屬之
久矣今者子容薄遊京中故求見余忻然委析若平

生之歡遂定交誼出示其所為畸庵病稿者余讀之心懾而目眩不能竟也噫此所謂大家數者耶其賦誄之為騷選者如騷選詩道之出入唐宋者如唐宋數子之論文章必稱子容子容者誠知言哉雖然語子容之文章可謂成矣語子容之年則猶為方進之地彼子數年攻其富有日新之學極其所造如騷選者不但如騷選而止出入唐宋者不但如唐宋而止爾余將拱而竚之

琴巖稿跋

春間余疾病杜門謝客一日李子時夜過故求見迎

至卧内稍稍談藝相樂也余曰謂亡論崇庠亦各言
其代也吾儕駸駸乎壯矣而自視寥寥計遂已而世
有執幟以當盛事者乎子時頽然而作曰有故友宋
子夢寅者能嗣絕響倣之以年可以攻諸子之壘而
桴其鼓矣不幸短命未究夫作者之業今而未見其
人也余聞而心悲之竊欲見其遺稿者雅矣為省覲
途維楊伯游示余一卷即子時所稱宋子之詩也余
忻於果願受而讀之驟即之琅然瑩然徐而嚼之旨
乎其味繹乎其音神與才傳天機自在可謂泥而不
滓者也余益信子時賞音不以時好也噫士之尚友

於千古者不惟抗志自高亦其不得於當時實有曠
世之感余與宋子者生世既並少長且齊固宜肩拍
膝交以罄一時之懽而乃貽阻平生却求之卷中寓
感於人間世者為曷故也余於是乎不覺三歎而題
之

疏劄

進先臣文集疏

伏以先臣遺文在篋者不忍漫棄纂次印出本欲藏
于家而已親承 溫論不啻丁寧臣誠感激不知死
所謹以印本二十二卷粧饋投進先臣早事 宣廟

久叨演綸之任應 製教命有關於時政者不為不
多而淪失於壬丁搶攘之際放竄幽憂之中頗事論
著雖小說單辭皆有所激而發至於東國事蹟人物
是非徃往直書不避忌諱者出於傷時悼道之懷而
實寓勸懲其志誠可悲也先臣嘗觀宋史慨然而歎
曰熙豐奸孽矯誣當世而不足欲并欺後世眇亂史
牒賴高宗改修可見天道之好還也 先朝實錄成
於凶人之手遂為穢史小人之禍古今一轍國可亡
史不可亡乃著神宗哲宗實錄修刪顛末以明舊史
改纂成例意實惓惓曰國家多事昏朝實錄訖未刪

正天不小延齋志入地臣在草土常自悲痛耿耿者
也仍竊伏念先臣遭遇 聖明受恩深重盡瘁多年
未效涓埃之報而憂國忠君之心可質神明每見
聖上嘉言美政未嘗不色喜或有過舉則憂懼彌日
恒謂今之國勢無一可恃而惟恃 君德君德一虧
則國不可為民心之係屬在是天命之遞續在是錢
穀甲兵有不足憂此先臣雅意也臣推先臣之意并
獻一得焉御物必誠勿任數而臨之慮事必慎勿違
衆而自用辭氣勿太露使人窺其淺深言路必廓開
使人得盡其情體乾之健行巽之貞此今日 君德

之所當勉者也古人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言約而意備最切於向裡工夫伏

願 聖明留神焉 答曰觀卿上劄深用嘉尚且投進先卿遺稿對卷悲感無以為心劄

未所陳寔是藥石之言予雖不敏當以此自警焉仍傳曰今下阿多介一坐胡椒一斗賜給勿謝

應旨陳言劄

伏以 聖明深痛 真殿之灾特下求言之教臣未

學咎徵推驗之說唯以耳目所及者而應之可乎今

之憂國者在於外敵謀國者在於錢穀甲兵而臣之

所大懼異於是 殿下之民有子殺其親者奴殺其

主者其他亂倫干紀之事不可殫記則人道之至變

而本朝之風化大壞矣。 殿下不能使斯民持三綱
而遵大防，雖有錢穀甲兵，其能使之趨敵而赴死也
乎？恭惟 聖明臨御以來，資於道德，克勤自治之方
而感應之理，若是乎謬戾！此臣之所大懼也。壬辰之
亂，振古所無，賊不退者七年，生靈之塗炭，國勢之危
杌，視今日何翅倍之！ 先王能自強而底重恢之績，
是無他道，至誠事天，至誠臨下，固結人心而已。至於
節儉之德，高出百王。 殿下之所親覩也。敝席素丌
屏障，不飾嬪侍，貴近衣無綺羅，當時中外幾於化之。
先王之治已治人，以實而不以文矣。為非 聖明之

所當法者乎臣於丙午年間在樞府直廬先王誤
聞臣讀易之名賜以誠齋易傳一部臣之拜恩二
十有六年而猶未能通其蘊奧竊觀其傳以古人行
事之迹配於卦爻多格言確論頗有關於治道敢為
投進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殿下遇災懺悔
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中而通乎屈伸消長明乎
得失治亂闡陰陽闢闔之幾窮剛柔致用之妙體元
行健觀時取義以易簡之道建久大之業真所謂帝
王之孝而慰祖宗在天之靈矣噫乾坤陰陽之辨
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則分不嚴不交則情不通君臣

之際不患不嚴而患不交咸之九五曰咸其晦无悔
蓋至虛無私感之盛也聖人之意微矣伏願 殿下
留神焉臣以冗散冒進瞽說臣不勝惶恐屏營之至

取進止

辛未三月十三日進言十四日批下答曰省劄
具悉卿憂國以本進言以誠使予感悟心甚

嘉數投進易傳當詳究其意不負至情
備忘東陽尉進劄陳戒無從易傳俾予知格言確論

若非深情何以至此其
賜廐馬一匹以表予意

請還島田第三劄

伏以伏奉 聖批溫諭丁寧臣誠感惕不知死所第
有悶迫之私不得不冒昧疾呼於 旒纁之聰臣竊
萬殞臣竊萬殞凡王子女之家元無世守之業婚嫁

之前國家備給家舍田民官司依式舉行壬辰以後
雖極薄畧舊規猶存臣生年十二通籍就列其於衣
食之源田民之數都無管攝且生於寒素之家治生
本非所習而在先朝唯茲日起居朝回餘晷煦煦
於父母之所熙熙遣日十易寒暑世道嬗變舉家罹
網竄逐流離危苦萬狀臣於其時以不能善化觸禍
尤重東迹郊垆十年綏謫其間剋削困暴之狀 聖
上亦必洞燭之矣反正之日該曹奉教釐正考卷歸
本亦一時之恩也臣家不祿經歷許多禍故臣之頑
命雖不死滅未老先衰生趣日薄粗知聚散盈虛之

理不欲為經營役心之事蹢蹢行坐飲啄隨分而祗
以賦性疎狂任情而行無事得諂不避招尤剋肌見
骨勢將不支惟是島田一事方伯之狀備局之啓諫
垣之評筵臣之斥隨續而進辭嚴義正臣亦何心可
以安於此也噫此何時也天下有僭踰之賊本朝虞
門庭之寇天灾物異彗象危厲君臣上下方勵嘗胆
之志賢者自效愚者趨令祛弊興利政在今日而島
田之罷猶且持難則其於大更革大變通何哉祛弊
如植穀者之去稂莠興利如鼓瑟者之調絃柱細者
不去小者不調亦皆害其大者此不可不察也臣之

再三瀆擾實非飾讓伏乞 天地父母憐臣情事諒
臣至懇亟許革罷島田之請以便公私

請辨兩臣心跡劄

伏以病伏中竊聞金尚憲鄭蘊以負君要名將被罪
譴臣不勝慙然于中也在山城日臣待罪總府出入
禁闈而鄭蘊所寓與臣隔離常常見面金尚憲求死
之日亦嘗叅訪臣粗知兩臣心跡矣臣請以當時所
見者為 殿下陳之尚憲於城中隨事論辨動與廟
議枘鑿竟乃裂書慟哭期以一死闔戶絕粒聞朝廷
查覈斥和之臣強起自列席藁待 命自 上特下

慰論之旨苟觀者莫不感泣俄而堞卒擁陞要素城中斥和者蓋指尚憲等而其勢岌岌矣自此尚憲與蘊不敢復齒於朝紳之列而出城之後論議如山歸罪於斥和之臣將有不可言者幸賴聖上鎮靜之舉薄罰數三臣而止耳而攻斥尚憲之論無時而熄尚憲自山城至今日長在議罪之中其出處何敢自同於平人哉自處以罪人竄伏於深山鳥獸之鄉而猶不弛其憂愛之誠昧死上章藹然有忠懇之意也鄭蘊於出城前數日譚及出城之事忼慨教勵其明日剗刃於腹中衣帶有讚詞義激烈之以立懶起頑

噫有臣如此而反疑其不忠目之以負君要名則恐
非盛世事也山城以後之事蒼黃淆亂知者知之不
知者不知抑今日之議者不深悉其實狀而然也耶
臣決知兩臣非負君與要名者也近來論議無論攻
之者雖抹之者亦不知其情實以臆陳之故致 聖
上執疑而不釋然也噫李綱在圍城之中不合則去
後世未嘗非之人臣事君非一道也况忠邪不在於
進退是非不可以強定兩臣者雖伏重典無所加損
而恐為 聖明之累也臣之不避出位之謗直陳所
懷者為 殿下拳拳輸悃非為兩臣地耳伏願 聖

明恕其愚而察其意焉臣每見天心警告之端物情
離合之機不堪宗國之憂或至中夜啜泣祗願
主
德日盛治理日隆而已臣不任攢祝之至

都總管辭免劄

伏以臣於六七年前之疔極重仍成付骨之疽幾至
死域年年迸裂秋冬為甚方其作苦求死不得今年
早發痛痒異常藥水沾洗孰煖調治總府新命肅謝
久稽雖緣病伏逋慢實深臣之所患不但外蝕自經
大亂忽忽忘生深居謝事則神思稍蘇群處煩囂視
聽先昏往往賄運甚則絕倒切願靜居調養而不敢

乞 恩悶默徊徨久矣揔府之職在平時不過更番
直宿而已稍有緩急則統制禁旅環衛乘輿當此艱
虞之際不可不擇其人而授之也如臣無狀已試淺
效決不可帶疾供此重任伏乞 聖慈亟命遞改且
賜寬假以便調病天地父母再生之恩也病狀稍減
復為完軀則赴湯蹈火亦所不避伏願少垂察焉

再劄

伏以臣陳情乞 恩未蒙 允俞反下溫勉之旨臣
雖木石豈不知感激第臣所患非旬月調治之證而
前頭舉動頻數則 侍衛之任決不可策蹇躅而供

趨走也伏願 聖慈俯察危懇亟遍所帶摠管且
賜優暇俾全螻蟻之命不勝幸甚臣雖病伏治療
國家倘有緩急當獻一死耳臣無任死罪之至

三田渡碑篆額辭免劄

伏以臣病伏垂死中伏聞以臣為三田渡碑文篆額
之命出於特教臣誠惶悶不知所出臣近得右臂
萎痺之症殆不能舉物加以疝瘡日劇委身牀席而
舊患之疽方為迸裂遂成坎穴瘡爛臭腐全脚浮疼
臣之病狀非深隱難知之症有目皆覩何敢虛飾以
為辭哉且臣既不能死於主辱之日嘗懷痛恨臣決

不可驅策病敗之身以當此事也伏願 天地父母
憐臣病重實狀諒臣區區至悃亟命改差

鍾銘書寫式例劄

伏以該曹以鍾銘草本承上 命令臣書寫臣有未
安於心者不得不 稟裁焉凡承 命撰書之禮必
書奉教字自唐宋已然本 國羅籙以來遺文古迹
章章可尋况貽贈隣國之物尤不可不謹今此鍾銘
不書奉教字則有若李植私自撰而臣翊聖私自書
之者然除對馬島幹事人外日本國中人何以知此
鍾銘出於 上命也合有變通敢此 進止

鍾序銘製進 命大臣勘定崔完城欲用沈器
遠所製昇平議用李明漢序李植銘自 上依
昇平議施行崔相議令其書之為可云 上教
曰書寫一事依崔相議施行禮曹覆 啓以銘
本草及紙筆墨送于淮中余辭以臂痛不書蓋
書式不書奉教字恐有後弊欲上劄論卞亦涉
未妥遂辭免不書耳

進皇極經世書東史補編劄

伏以宋邵雍曰先天而推美天地始終之運紀事始
自堯之甲辰止于周世宗己未先臣嘗言東方擅君

立國於堯之甲辰則洪荒之際文獻亡微然三國以
後有稍稍可據而書者欲編入於紀事之下庶成同
文之化竟不果焉臣竊痛之臣曾在草土中收拾遺
業凡東史自三國遺事高麗史及諸家之說搜羅放
失撫揆真實事蹟以為書目之曰皇極經世書東史
補編為卷者九十年之間三易藁而成用力不可謂
不勤而僭越之罪無所逃矣邵雍之書妙契面書參
合天人至於編年紀事則實取仲尼見諸行事之義
朱熹以為深得春秋之法後賢之所推重蓋如此驟
而觀之則紀事甚約若無關於治道而一字不苟皆

有深意抑揚之間訓戒丁寧人君亦不可以不知此也此書本不當私藏故敢此繕寫粧饋投進第病勢漸劇未及校正訛謬必多而冀於未瞑之前達於廷續伏願 聖明清燕之暇特賜乙覽目下儒臣攷證發揮俾闡絕學焉書成願欲一抱書登對備陳平生所聞於家庭者而忽遘難醫之疾更無瞻天之望此亦數也臣粗辨死生之理了無芥滯而唯是恩恤之典到死漸隆感結于中不知所云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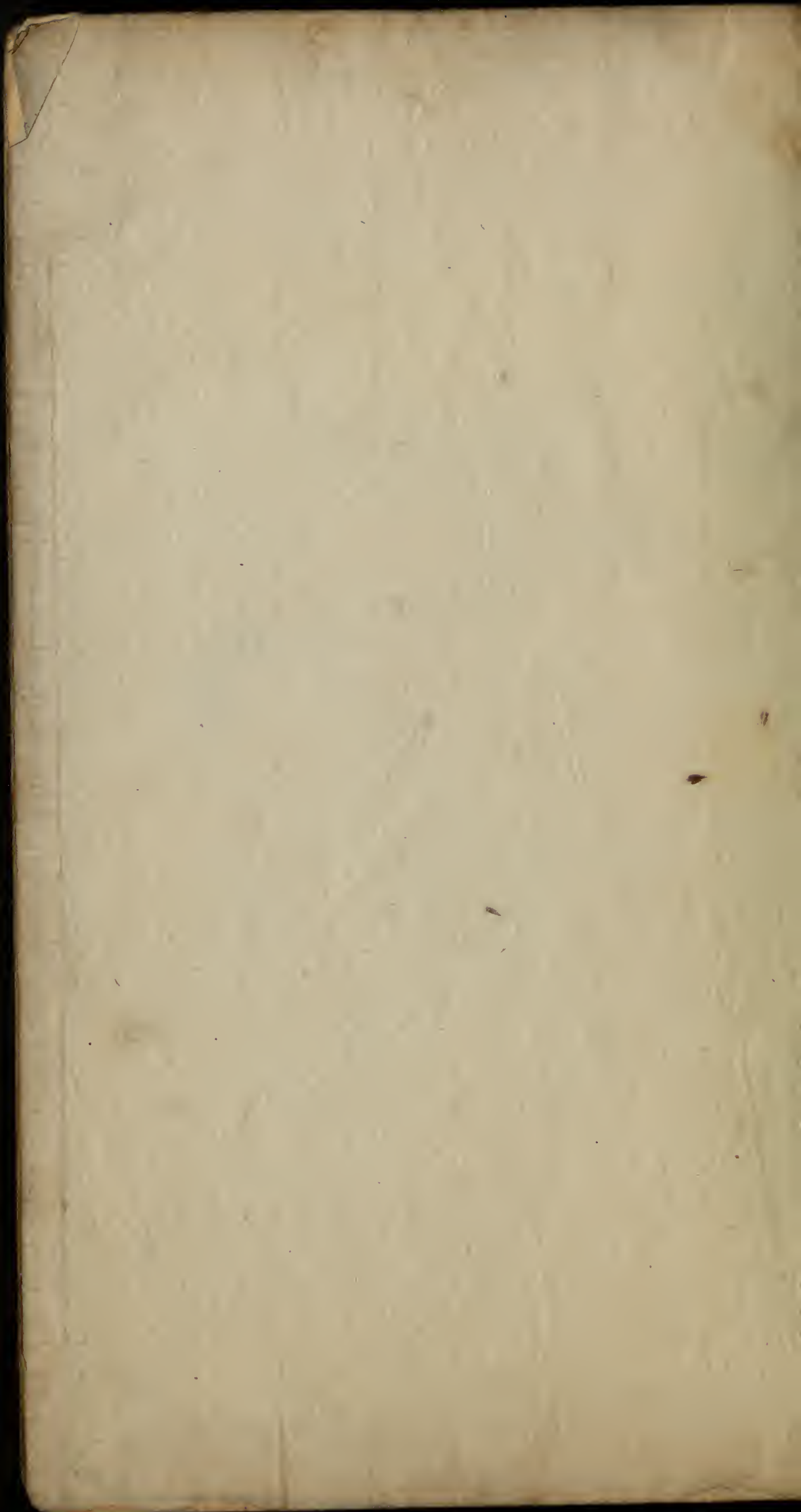
答曰聞卿病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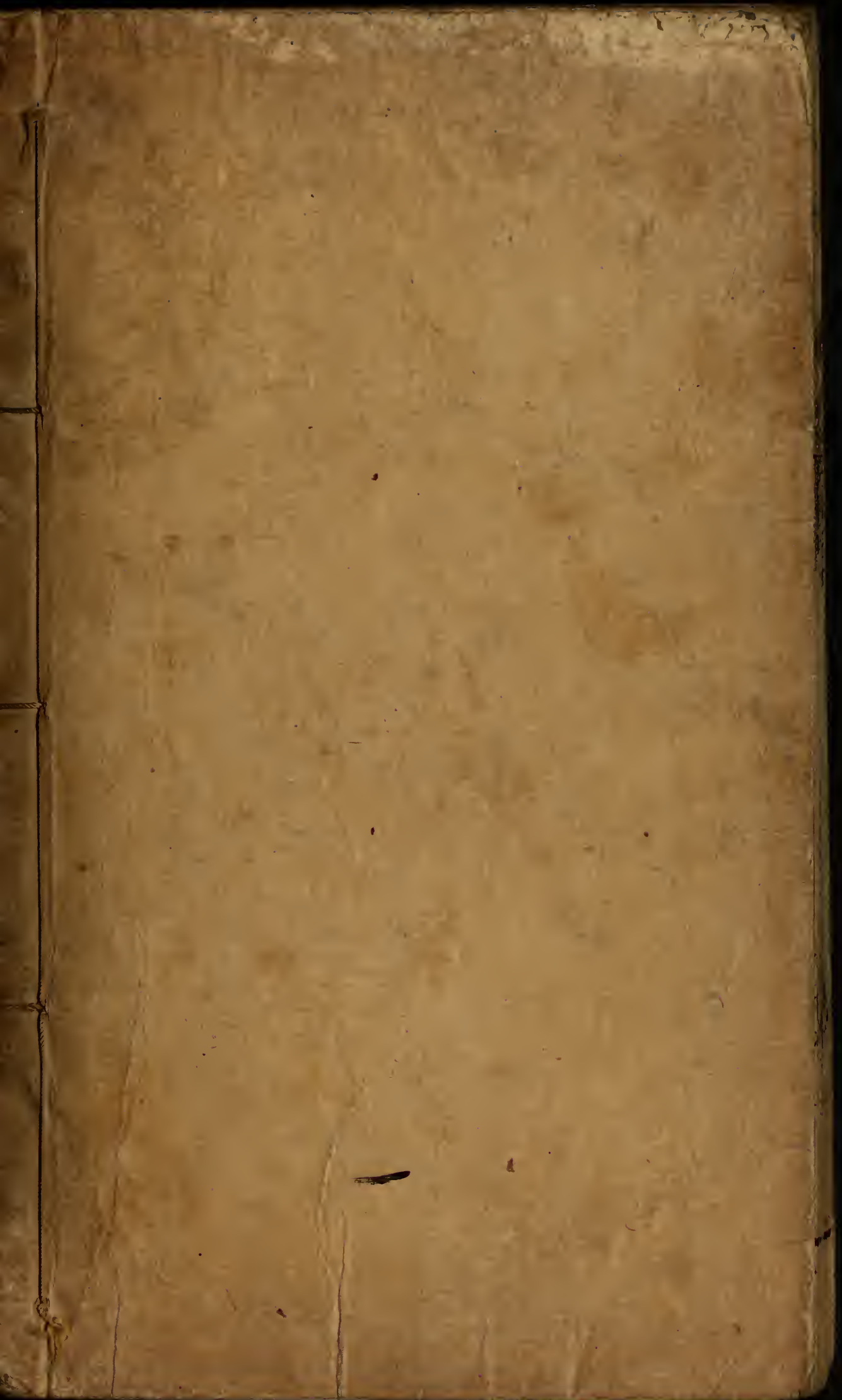
深用憂慮所進之書當令儒臣考訂而刊行焉仍下其冊於玉堂

樂全堂集卷之八

附錄下卷人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12 columns.]





四

樂

生

記

帝

葬

墓

碑

記